

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8 节， 改革认识论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斯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8 节，改革认识论。

好的，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信仰上帝的理性理由和有神论的论据。

现在，我们将探讨一种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合理性问题方法，这种方法确实构成了 20 世纪宗教学术和哲学史的重大方向转变，即改革认识论。这种方法的主要倡导者是阿尔文·普兰丁格。因此，下面是普兰丁格的一些历史。

在另一堂课中，我们提到了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流派。你知道，这个流派的领袖是莫里茨·石里克，他的名字在哲学史上一定是最难听的。另一个流派在 1917 年和 1918 年成立时被称为维也纳学派。他们的目标是让哲学回归现实。

19 世纪有许多夸夸其谈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20 世纪初仍有许多学者支持这种观点，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和其他类似学者希望将哲学归结为一种更科学、更可验证、更可敬、更实用的基础。因此，他们设计了一种称为验证原则的东西，即任何陈述或信念都需要通过经验证实或测试来验证，任何无法通过科学验证或经验证明或证实的事物都将被视为越界或不可知。随着实证主义者发展这种方法，它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当然，实证主义的许多不幸后果之一是，他们会说，关于道德、美、上帝、人类灵魂的信念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任何认知价值。

经过几十年，实证主义的内在问题才被充分强调，最终被摒弃。但与此同时，实证主义思想在学者中非常流行，西方、欧洲和美国的一代又一代大学生都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实证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正如我们在另一讲中所指出的，它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如果任何信念只有通过经验证明或展示才具有理性的可敬性和合理性，那么该原则本身就无法通过经验证明或展示。这一验证原则不是可以通过科学证实的东西。因此，它无法通过自身的检验。

它是自我反驳的。如果实证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拒绝实证主义，认为它具有认知意义，根据它自己的标准，它是一种认知上毫无意义的论点。但同样，这种实证主义的心态和取向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它影响了 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许多思想家，他们随后越来越怀疑任何形式的宗教主张，特别是对上帝的信仰。

无神论、不可知论和宗教怀疑论成为默认取向。安东尼·弗卢在 50、60 和 70 年代主张无神论假设，这或多或少成为那些受人尊敬的宗教哲学家的默认立场，他们一开始就具有实证主义的心态或取向。所以，到了 1966 年，我想说，在 1966 年 5 月，《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故事。

关于学术界上帝之死，封面上只写着，上帝死了吗？关于学者和实证主义者中无神论兴起和宗教信仰消亡的故事，以及弗卢的影响，都对此影响巨大。事实证明，正是在那个时候，在加尔文学院一位学者的简陋办公室里，他当时可能在韦恩州立大学，阿尔文·普兰丁格正在写一本书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你是否需要证据来证明你对上帝的信仰，以便它具有理性的尊重，以便你履行你的知识义务？这本书最终以《上帝和其他思想》为名出版。普兰丁格的结论是，不，你不需要提供严谨的论据和证据来证明相信上帝。

因此，他几十年来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发展了这一论点，最终形成了三部曲，即《证词三部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90 年代出版，第三卷于 2000 年出版，发展了一整套认识论，后来被称为改革认识论。所以我将概述改革认识论的主要主题，这将清楚地表明这与其他领域常见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以及成为理性信仰上帝的人的意义有多么不同。因此，改革认识论者（包括普兰丁格）认为，自然神学不是很有用。

关于上帝存在的论据有其局限性，而其他，你知道，在预设辩护传统中，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强调人类的罪孽是真正被上帝存在的证据所说服的一

种障碍。但还有其他原因，普兰丁格强调了为什么自然神学并不是特别有用，或者至少它的用处有限。所以，他认为对自然神学的前景持更谦逊的看法是合适的。

然后，但这没关系，因为宗教信徒不需要证据或论据来支持或奠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信徒从一开始就可以假设上帝存在。因此，阿尔文·普兰丁格提出，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是正确的基本信仰，这是他改革认识论的核心论点，即对上帝的信仰是正确的基本信仰。

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他在这里的意思，但同样，这种术语表明我们可以从信仰上帝开始。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依赖或从其他信仰中推断出来。对上帝的信仰植根于经验，即我们对世界的某些经验。

你知道，对上帝的信仰并非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建立在我们已有的经验之上的。对上帝的信仰是由我们认知能力的正常运作所保证的。他声称，当我们的认知能力正常运作时，就会产生对上帝的信仰。

但我们必须经历某种认知救赎，才能恢复关于上帝的信仰的正确认知功能。我们在这里需要上帝的帮助。然而，他最初在约翰·加尔文所谓的“感觉”中提供了帮助 *divinitatis*，或者对上帝的自然感觉或意识。

但不幸的是，由于罪孽对心智和认知功能的影响，我们有一种倾向，即因我们的罪孽而偏离有神论信仰，或至少使信仰受到损害。因此，我们需要特殊的神灵帮助来恢复可能因我们的罪孽而丧失的正常认知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被称为改革认识论。

您非常强调人类的罪孽，以及上帝需要影响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认知取向。因此，这里最关键、最具争议的说法是相信上帝或相信上帝是正确基本信念。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是正确基本信念呢？正确基本信念是指不基于其他信念而被接受的信念。

基本性的关键思想。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信仰没有根基。我们的信仰根基在于对上帝的信仰，特别是根基在于经验，但它们不是或至少不需要根基在于或从其他信仰中推断出来。

但普兰丁格发展了整个取向，首先批判了古典基础主义，这是一种认识论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关于一个人的理智结构或信仰体系如何运作或应该如何运作，以及我们的信仰应该如何在我们的理智结构中相互关联。因此，古典基础主义首先认为，一个人的信仰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由基本信仰、那些不被其他信仰接受的信仰组成，所有非基本信仰最终都由基础信仰来证明其合理性。

到目前为止，这是一种一般的基础主义，只是认为你有一些基本信念，这些信念会产生或推断出其他信念，有些信念并非基于其他信念。任何基础主义者都会肯定这一点，但古典基础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一个真正的基本信念或基础信念必须具备以下特征之一。它要么是不言而喻的，要么是显而易见的，要么是确定的或不可纠正的，这样它就不可能是错误的。

只有恰当的基本信念才是那些不言而喻的、显而易见的、或无可纠正的、逻辑上无可纠正的信念，而这正是恰当的基本性所要求的，而这正是普兰丁格提出批评的地方。他拒绝第三点，即恰当的基本信念必须具备这些品质之一。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坚持这种观点，即恰当的基本信念必须是不言而喻的、显而易见的、或无可纠正的，那么它将排除所有类型的信念。

它无法解释我们的信念，比如，即使我们不看它们，物体也会继续存在，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外，还有其他思想，世界存在了超过五分钟，而不是随着年龄和记忆的植入而创造出来的。即使是“我今天早上吃了早餐”和“记忆”等信念也是非常基本的信念。我们都相信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是疯了，但你无法用任何证据或论据来证明这些事情。你无法最终证明这些事情是真的。我们确实认为它们是基本的。

关键在于，它们是基本的，但它们不是从其他信念中推断出来的。所以，这正是普兰丁格指出的迹象，我们需要放宽我们对正确基本性的标准，当然不要坚持认为它们是不可纠正的、总是显而易见的或不言而喻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

所以，这是古典基础主义的一个主要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它不符合其自身的适当基础性标准。我们来谈谈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标准。

基础性的要求，不是不言而喻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也不是逻辑上无可纠正的，它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这有点像验证原则和逻辑实证主义。所以，他不是第一个批评古典基础主义的人，但他可能是对这一特定认识论理论给予决定性打击的人。

那么，如果我们拒绝古典基础主义，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嗯，你知道，我们需要对什么可以算作正确基本信念有一个更宽容的看法。如果我们要允许我们的信念是正确基本信念，那么我们的信念就是基本记忆信念，以及我们的信念，即其他人有思想，对吧，这从未被证实过。对此最好的论据非常糟糕。

然后，为了保持一致，我们还必须包括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你知道，特别是因为它们植根于如此多的人类经验。所以，人们不需要用证据或其他信仰来证明自己对上帝的信仰。

我们有权利从信仰上帝开始。这就是信仰上帝和相信上帝是真正基本的概念。顺便说一句，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信仰，单纯相信上帝存在才是真正基本的概念，还包括上帝对我感到满意、上帝爱我，或者上帝希望我开始更好地爱别人，或者上帝对我的某些言论感到不高兴，你知道，上帝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不高兴或不满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也都是非常基本的。这不仅仅是对上帝的信仰。因此，这与我们所持有的许多其他基本信仰相似。

这种对上帝的基本信仰，包括我们在其他情况下讨论过的，都是对感知的普遍可靠性、外部世界的存在、因果律、自然的一致性和其他思想的存在的基本信仰。我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将外部世界的存在放在这个列表中，因为，难道从我的感官来看，外部世界的存在不是很明显吗？好吧，也许实际上更多的假设是我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甚至我现在是醒着的，而不是在做梦。同样，这不是你能从哲学或科学上证明的东西，除非你做出重大假设，而这些假设又是信条。

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关于感知普遍可靠性的假设有关。然而，关于因果关系和自然一致性的信念是真正的基本信念。我想强调一下该列表中关于其他思想存在的最后一项。

如果我们头脑清醒的话，我们每天都会假设，我们每天接触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思想和感受，就像我们一样。尽管我们都相信并且应该相信这一点，但我们无法证明或表明我们所遇到和接触的面孔背后有真正的思想。所以，我们每天遇到的人类身体内的其他思想与世界背后的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是很重要的，这种类比，这种相似性。

普兰丁格似乎就是想通过这本书来表达这个意思，这本书是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本书，书名是《上帝和其他思想》。上帝是宇宙背后的思想。正如我有理由以恰当的基本方式相信其他人类有思想一样，同样，通过类比，我也有理由相信宇宙背后有一个思想，并以恰当的基本方式开始。

因此，你可能会说，上帝只是我们对其具有适当基本信念的另一个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遇到并对其具有信念的其他人类思想没有什么不同。当然，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整个宇宙背后无限、全知、全能、全善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占据特定的人类身体。因此，根据普兰丁格和其他改革派认识论者的说法，关于上帝和其他思想，我们具有适当基本信念。

因此，普兰丁格几十年来一直受到严厉批评。你可以想象，他的思想遭到了很多反对，特别是当他在 60 年代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然后在 70 年代发展这些思想时。反对声和批评声很多，因为他有点像是将斧头砍在树根上，挑战了古典基础主义的一些预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挥之不去的影响。

因此，对普兰丁格改革宗认识论的反对意见之一是，他的整个方法将使正确基本信念变得武断，人们可以以基本的方式相信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不负责任的信念打开了闸门。普兰丁格对此的回应是，建立正确基本性的标准可能非常困难，但实际上，他没有责任提供这一标准，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提供更好的标准。那么，为什么他要承担提供这一标准的举证责任呢？只是因为他发现了古典基础主义的问题。

他当然会鼓励人们制定一些好的标准，但仅仅因为很难确定，并不意味着，好吧，就信仰的正确基本性而言，任何事情都可以。然后是另一个反对意见，所谓的大南瓜反对意见，这是普兰丁格使用的例子。如果对上帝的信仰是正确的基本信仰，那么为什么不相信像大南瓜这样古怪的东西呢？这是对《花生》卡通片的引用，里面有一个大南瓜人物，我不知道它会给小女孩和小男孩送什么礼物。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那里的整个卡通神话，但那只是一种古怪信仰的例子。那么，普兰丁格的观点难道不会引发这种疯狂的信仰吗？我认为，他明智而恰当地指出，当然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看，对上帝的信仰和大南瓜的信仰之间的一个巨大区别在于我们有一种相信上帝的自然倾向。而对大南瓜、飞行意大利面怪物或任何试图讽刺对上帝的信仰的想法，我们并没有自然倾向。

我们有 *census divinitatis*。我们自然倾向于相信更高的力量。无论在不同传统和不同文化中可能使用什么名称，都有这种自然倾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90% 以上的人类人口相信并且一直相信某种更高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人们真的会相信那些完全荒谬的实体，比如大南瓜或飞行意大利面怪物。所以，这就是普兰丁格对这些反对意见的回应，直到今天，改革宗认识论仍然受到高度尊重和讨论。我认为认识论取向对我们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有帮助和鼓舞，它表明了为什么我们完全有权利相信上帝，即使我们没有论据来捍卫这种信仰。

我们可以从信仰上帝开始，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值得尊敬的。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8 节，改革认识论。